



觀古孝誦卷五

五

4	曾	4
459		
5		







子正藍冊

光緒庚子八月集

敘

昔周公作周官立太宰以治官府命曰天官進退百司雖
司徒宗伯之教禮司馬司寇之政刑司空之事壹經綜於
治典非重其權所以齊天下之賢否無二議一國家之舉
錯無二門也沿及兩漢卿貳陟擢委於三公郡國掾屬出
於自署光祿勳常侍曹雖典銓選然非專職周制稍稍替
矣嗣茲以降其位崇者或由堂除或付廷推部所除授者
不過閒散微職無所臧否注籍而已然馬氏貴與謂西晉
時以吏部尙書執用人之柄山巨源啟事中所處分者內
則要地外則方面則晉時尙存周制啟事久佚曩常欲實
馬氏言未得也今春重遊京師吾友葉奐彬吏部出所輯

山公啟事眎余余觀如侍中尙書令御史中丞太子保傅
右衛將軍平南司馬河南尹諸職並當時顯秩馬氏言良
然嗚呼如濤者眞天官矣雖然濤此書幸不行於世耳不
然啟事其爲旤始哉夫吏部之制一壞於崔亮之停年再
壞於裴光庭之聖書三壞於孫丕揚之掣籤然沿襲至今
雖有賢哲莫能更易故儂黠隄詬之吏奉故事而有餘聞
茸衰朽之員尸高位而無過善乎蘇文忠之言曰知人之
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我仁祖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
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誠以當時大臣不足與於
知人之明也然則知人之未可責之吏部尙書昔之君臣
固嘗意之矣今苟欲廢一切文法而聽黜陟於一尙書則
巧進之士益多而徇私朋比之風將合摻膠固而不可拔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莊子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彼山公者天下之少
者耳庸詎可以其合聖人之法而責於今之費滑騫污不
知恥之輩哉故今之喜言變法者妄也善治者去其弊法
者耳停捐納則仕途清矣嚴考成則吏治肅矣厚祿楮則
廉恥作矣省文牘則神志壹矣
朝廷苟采吾說而行之吏部郎典選舉固山公所謂宜得
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居之也奐彬可不求所以舉其職乎
光緒丁酉仲夏湘鄉許鄧起樞序於京師寓廬

在公退食家室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藝文

類聚四十八

晉諸公讚曰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藝文類聚四十八
羊祜字叔子晉書有傳

武帝詔曰侍中羊祜秉德清而處腹心之任始總樞機

之重加為尚書左僕射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九

干寶晉紀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將軍軍按此有誤羊祜秉

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惣樞機之重非垂

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為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太平御覽二百一十一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僚未甚為憚坐治政事

改尚書可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

晉書刁協傳云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雍州

刺史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祗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原本

北堂書抄六十又引云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太平御覽二百十五引云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俞安期唐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同原本陳禹謨本刪存舊選尚書郎

清望號稱大臣之副二句

傅祗字子莊晉書附傳元傳

晉書李含傳本州大中正傳祗以名義貶含

晉書王廙附傳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

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

晉書張軌傳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
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晉書石苞附傳崇在南中得鳩烏雛以與後軍將軍王
愷時制鳩烏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
燒鳩於都街

晉書王恂附傳愷旣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
壁石崇與愷將爲鳩毒之司隸校尉博博當作傅祗劾之有
司皆論正罪詔特原之

晉諸公讚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鳩以與王愷爲鳩害之
事司隸傅祗於愷家得鳩奏而免之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三

晉書楊駿傳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眾
官議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
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

晉書裴秀傳楷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
廷尉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晉書武陔傳陔弟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潁川荀愷年
少於茂卽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
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
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
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晉書懷帝紀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

晉書劉聰傳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於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並其二萬餘戶於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闔聊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代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

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論所稱諒尤

質正少華可似敦敦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

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洵化閣帖三 宋龔鼎臣東原錄引云崔諒史

曜陳准可補吏部郎三人皆眾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

以敦敦者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為知言

吏部郎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

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書郎陳准皆有意

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一 藝文類聚四十八引云人才

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偽又難吏部郎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乃當能正人杜佑通典二十三引云吏部郎

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之不容雜穢也乃以議郎杜默為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為尚書大鴻

臚魏志崔

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珍之孫也上同

晉書禮志云黃門侍郎崔諒

鄧粲晉紀曰廣平太守崔諒表政毅執長崔希子休妻石氏年十餘歲為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父希臨終庶子流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曰奈何使舅愛之至不存活乎甯割飢膚之恩以存顧援之食眷沈乃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太平御覽四

北史崔逞傳云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珍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

晉書周浚傳云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為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為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藝文類聚四十八 太平御覽

晉諸公讚云陳准字道基有德器為太子舍人原本北堂書抄

晉諸公讚云陳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省中號准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太平御覽

晉書周處傳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

晉書孟觀傳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啟觀討之

晉書淮南王允傳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哇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淮即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鬪

晉書惠帝紀以光祿大夫陳準為太尉錄尚書事按陳準即

晉書張輔傳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晉書嵇紹傳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諡紹駁曰諡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

功德靈厲表於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諡不依本準諡為過宜諡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晉書庾袞傳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諒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

晉書禮志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為成比也

晉書傅元附傳祇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尋加光祿大夫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眾心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

晉書裴秀傳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

世語曰杜友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魏志毋上儉傳注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世說新語排調篇注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

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詔用陸亮世說

新語賞譽篇上注白帖七十二引云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清直寡欲萬金不移矣又文選二十一顏延年五

君詠注引云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

阮咸字仲容晉書附阮籍傳引山濤啟同又云武帝以

咸耽酒浮虛遂不用

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

許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真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

清真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上同

世說新語政事篇云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

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

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

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

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

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

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

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世說新語

政事篇注

徐廣晉紀云吏部陸亮山濤知其非才啟可為左丞帝

遂使為吏部郎其後果以私被黜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于寶晉紀云山濤選舉阮咸宣子爲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

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

也文選二十一顏延年五君詠注

黃門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

其次又曰黃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真侍衛之

美者通典二十一

和嶠字長輿晉書有傳

魏志三少帝紀咸熙元年冬十月丁亥詔曰相國參軍

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

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

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

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

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

賜爵關內侯

按孫彧卽荀彧是年春正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冬十月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明年魏亡爲晉武帝泰始元年則彧爲相國水曹掾及給事黃門侍郎皆在魏末晉初也魏志荀彧字文若卒於漢末非山濤同時人

吳志孫皓傳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

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晉書文帝紀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

孫彧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

通典二十一

荆州宜恆有郎王恒之以病出義陽鄧選有才義論者以

為宰士之儻而未滿三年臣以為宜先用郎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唐

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引同坦作恒三年作之年末句作臣以為宜先用之也又原本書抄三十三引云荆州宜恆

有郎王祖以病出義陽鄧選有才義未滿之年宜先用之

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

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才太平御覽二百十九又二

通理有才義

裴楷字叔則由右軍將軍轉侍中晉書有傳

晉諸公贊云裴楷字叔則為中書令加侍中光祿大夫

與張華俱處機密華楷一時名望而華獨開府時皆責

之華不敢授尋晉楷開府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七

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

高者也原本北堂書抄三十三又五十四引右作左誠

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右衛將軍王濟字武子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詔濟

領禁兵不欲使轉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四

郭奕晉書本傳云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晉諸公讚曰子奕字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有雅量

歷位雍州刺史尚書魏志郭准傳注

晉書荀勗傳稱主簿郭奕

王濟晉書附王渾傳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第二子也

有雋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

世說新語
言語篇注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駙馬都尉王濟忠篤好學問有文

章器幹其以為中書侍郎

原本北堂書
抄五十七

郤詵才志器幹當為黃散

唐類函四十三北堂書抄原注
云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郤詵

唐類函四十四
三北堂書抄

郤詵字廣基晉書有傳

按郤詵即郤詵唐魏徵羣書治
要引晉書正作郤說文無郤字

本作

晉書卞壺附傳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

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

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尙書郎按其獄

詵懼不免俊平心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

丞復奏陷卞氏

晉書魏舒傳年老每稱疾尙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

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

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

詔選祕書丞濤薦紹曰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

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

郎也

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原本北堂
書抄五十七引云嵇紹為祕書郎雅有文思又曉音

律帝曰紹如此便可為丞又初學記十二引山濤
啟武帝可為祕書郎帝曰紹既如此便可為丞

晉書本傳曰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

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

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

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

祕書丞

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

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祕書丞

世說新語 政事篇注

謝幼輿曰嵇延祖弘雅劭長

世說新語 賞譽篇

臧榮緒晉書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

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伎以他人不如已

之至誠也

太平御覽 四百七十二

侍中彭權儒素有學義宜大常選也

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三 陳禹謨本云彭

權儒素有學 宜太常選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旄

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

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太平御覽

二百十九又六百六十四 原本北堂書抄引同無晉武帝至為侍中九字

晉書李膺傳詔曰故司徒李膺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

身沒家無餘積賜膺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按灌

即權誤武帝時權由侍中為太常遂卒故詔稱太常彭權也

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選御史丞刁攸

舊人不審于宜否也

藝文類聚四十九 五十四引云鴻臚職去胡事前後為

原本北堂書抄

之者率多不善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可參又引

云鴻臚事多雜為之者多不善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

舊能人也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引云鴻臚職主胡事前

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不審可

爾不陳禹謨本北堂書抄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

多不善了今致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白

羊祐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平太

御覽二
百三十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為御史中丞詔可之原本北堂
書鈔六十

二又三十三引無詔可之句唐類函四十四
陳禹謨本六十二引同原本六十二陳本顥作顯

晉書荀顥傳蜀平興復五等命顥定禮儀顥上請羊祐

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

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

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

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

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

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

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

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

之責矣

御史中丞周浚果毅有才用原本北堂書
抄六十二

周浚字開林晉書有傳

治書侍御史王啟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原本北堂書抄
六十二唐類

函四十四陳
禹謨本均同

晉書王覽傳覽第二子基字士先治書御史又王敦傳

敦父基治書侍御史按王啟無考疑王基之誤基與王
正皆王覽子故濤並啟之王正見

後

通事令史孫綝習內事久才宜殿中侍御史須宜補之不

審可否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初學記十二引云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御史

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七引同初學記通誤作遊綝作琳

游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擬補兗州詔答曰冲領兵

未欲出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四兩引

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魏志鍾會傳注

晉書諸葛夫人傳云父冲字茂長廷尉卿

晉書何攀傳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

之及其斷疑獄冲始歎服

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鎮字仲達綱紀郡事練習兵馬才

長方用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唐類函三十一六北堂書抄陳禹謨本均引作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鎮綱

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北軍郎將司馬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意略軍間用

長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唐類函三十六北堂書抄陳禹謨本軍作中末句無意字也字

晉書武元楊皇后傳云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

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為夫人

太尉長史北中郎長史當更遷前御史耿遷公誠有器幹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太尉長史鄧殷通職有文武為北中郎將長史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又又三十三引云太尉長史鄧殷道識文武陳禹謨本六

十八作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文武唐類函七十四北堂

書抄同原本三十三

晉書鄧攸傳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

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

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

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

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

王隱晉書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行

在其後來盪斷鞞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是汝字也斷

鞞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爲汝陰當汝南也果遷

汝陰原本北堂書抄七十六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二

太尉長史缺案鎮東大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原本北堂
書抄六十

八 陳本書抄引云太尉長史大
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才長方用

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原本北堂
書抄六十

八

鎮西長史張側遷處缺案尚書張勃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八 陳本書抄引云

鎮西長史缺案尚書
郎張勃軍開用長

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遣兼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

分使楊越

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同郡張勃特表以

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

尚書郎

隋書經籍志云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魏志龐統傳注
北堂書抄七十

九初學記七藝文類聚八十八文選十二江
賦注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並引張勃吳錄

太子始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也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祐秉德尚義可出入

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重為輕又可朝會

與聞國議杜佑通典三十文選注六十引方任雖重比此為輕二句

臣昨啟少傅選事羊祐秉德尚義克已復禮又年尚少可

久于其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又三十三引云太

其事文選注六十引云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白帖七十二引同書抄六十五

東宮官屬宜得高茂者庶子賈模缺宜補劉粹周蔚惟如

所裁詔用粹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原本北堂書抄六

祿長史周蔚又云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宜先德業又云庶子賈模遷缺宜補周蔚

唐類函五十一北堂書抄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猶宜先用素業又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為之可也陳禹謨本與類函又引云中庶子賈模遷又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賈模字思範晉書附賈充傳以賈模純粹篤誠宜補

晉書惠賈皇后傳云侍中賈模后之族兄模知后凶暴

恐禍及已乃與裴頌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

世說新語賞譽篇上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

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晉諸公贊曰邠子粹字純嘏侍中魏志二十九注

晉書劉惔傳云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侍中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雷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
通典三十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引同濟陰下多太守
二字雷作劉陳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引云中庶子缺宜得
高茂求備則難又引云中庶子缺宜得彥茂劉儼石崇
不審可合聖意不唐類函五十一北堂書抄引云中庶
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劉儼城
陽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合聖意

水經沔水注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城南
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
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眾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爲
之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世說新語排調篇穎川荀寓
按寓卽寓也
荀氏家傳曰侯子寓字景伯
魏志荀寓傳注

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
世說新語排調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
篇注按寓祖或父僕式保二字誤

尚書名見顯著
魏志荀或傳注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同無京邑二字無末句

張敏頭責子羽文云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
要而狎焉同時好嘔有太原温長仁顯穎川荀景伯寓范

淵陽張茂先華上郡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
淵謂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

善價
世說新語排調篇引敏集又見藝文類聚十七
瑯琊王第三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
校德東宮若兼庶子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繇字思玄晉書附瑯邪王佑傳

越字元超晉書本傳云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

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瑯

王佑子繇俱侍講東宮

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

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

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蜀志諸葛亮傳注

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蜀志諸葛亮傳注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

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

令同

裴松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京位至廣州刺史

臣近舉汜源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為大

臣欲以慰後聞之士藝文類聚四十九陳禹謨本北堂書抄三十三引云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為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

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

今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不太平御覽二百十五原本北

堂書抄六十引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治民

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可參

此選不平通典三十引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

長理人有利益臺閣陳禹謨本唐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引

夏侯孝若名湛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晉書有傳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秉心居正爲太子舍人

原本北堂書抄

六十

司馬攸與山巨源書云太子舍人夏侯湛口心居正理

識明徹應可郎也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郎

藝文類聚四十八覽二百二十引同年作歲

太平御覽

晉書曰

晉潘岳夏侯常侍誄云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
究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
摘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續列素點
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
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
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旣招皇輿乃徵內贊兩
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
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

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眾實勝
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
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焉歎曰道固不同爲
人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
匪磷予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
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
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
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

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極輅旣祖容體長歸存亡
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
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乎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沾凝動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
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乎

哀哉

文選五十七

衛昱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後坐賣偷石事免官今太子門
大夫缺不審可選否也

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五

太子左率衛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
石崇重讜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七

石崇字季倫由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晉書附石苞傳

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

言氏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晝成文實大晉之

休祥圖之以獻

魏志明帝紀注云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畱

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

太子右率衛缺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孫尹皆忠篤

有文武皆其選也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又三十三引云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石崇孫尹皆其人也

晉書孫旂傳云弟尹字文旗歷陳畱陽平太守

晉書劉毅傳云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尙書以毅懸

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畱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

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

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

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

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

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

毅大優詢舒太劣云云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

石鑒等共奏曰謹案陳畱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

又云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

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

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

必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為疑今散人無依仰又啟今者
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為宜蒙此
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啟太平御覽二百四十八唐類
函五十二北堂書抄引云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
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
不用

晉書劉隗傳云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
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世說新語品藻篇載劉令言入洛云云與晉書同
劉氏譜曰訥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虓魏
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世說

新語賞譽篇注

晉書石苞傳孫鑠字巨卿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
劉訥甚知賞之

晉書賈充傳賈謚二十四友有彭城劉訥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支彭城叢亭人漢楚元王交之
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
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琚字伯瑜王瓚字正長司空

掾王政字士則劉澹字初平征西將軍掾諸葛職皆其選
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案唐類函三十七北堂書抄引云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

美者太尉樂廣司徒掾劉琚王贊司空掾王正劉澹征西
大將軍掾葛口皆其選也案廣字彥輔琚字伯瑜璣字正
長正字士則澹字初平陳禹謨本引云今尚書郎御史東
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司徒掾劉琚輩其選
也三本以類函本為長案某人字某以下蓋虞氏按語原
本以各人字闕入似非啟事之式原本傳抄有誤不及俞
氏所見之本善也

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勗劉琚司徒掾官粹王正劉

澹太尉掾劉遐有才義宰士之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又三十三引云

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勗有才義宰士之雋唐類函三十
七北堂書抄引同原本六十八有才義作有才事義陳禹
謨本作太尉掾劉遐有才宰士之雋也按司徒掾官粹
王正劉澹司徒當為司空之誤上條王劉正作司空掾可
證官粹無考當是下粹官下形近易訛晉書下粹
傳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太康初為司空賊曹屬

樂廣字彥輔晉書有傳

晉書裴秀附傳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

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

傅子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

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

閉二子凱橫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藝文類聚六

王隱晉書曰樂廣為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為後人

所思藝文類聚四十八

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文選三十八傳季友為宋公求

加贈劉前軍表注

晉書趙王倫傳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

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世說新語

品藻
篇注

晉書郗鑒傳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行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質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

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

世說新語言語篇注
魏志滿寵傳

注引云奮性
清平有識檢

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

荀顛所害

同上魏志滿寵傳注引
云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珍為別部司馬

文選

應休璉與滿
公珍書注

世語曰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

魏志
滿寵

傳

世說新語言語篇云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

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

月而喘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

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
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太平御覽七百

晉書盧欽附傳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既達

洛陽志啟以滿奮為司隸校尉按志盧挺子也

晉書樂廣傳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

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

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為平滿奮字武秋豐皮膚內潰裂

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然照炙灼發

于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晉書周浚附傳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惠帝幸鄴成都

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為太

子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

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已所襲奮被害按蒲

奮即滿奮誤

干寶晉紀云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文選四十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臧榮緒晉書曰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

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文選二十九王正長雜詩注

晉書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

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

史書王瓚傳第四十五字士佩會書

晉書王覽傳覽第四子正字士則尚書郎

文士傳何楨第二子勗車騎將軍魏志管甯傳注

晉書汝南王亮傳駿欲討亮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

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

晉書齊王冏傳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

起軍又云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

晉書袁甫傳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

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

中之好莫過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不可以

為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

昔然也勗善之

劉遐字正長晉書有傳

按傳云遐官將軍歷刺史太守後遷散騎常侍惟不言為太尉

又新舊唐志有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疑別是一人

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以來有李胤杜預

王恂不疑復今減此者也

杜預字元凱晉書有傳白帖七十六唐類函五十

晉書外戚王恂傳恂字良夫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

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

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

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為散騎常

侍北堂書抄五十八

武帝咸甯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守其風教宜爲遐邇
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篤誠才兼內
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北堂書抄七十六
平御覽二百五十二
後漢書梁統附傳云順帝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
爲河南尹又云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
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肩爲河南尹
肩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
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
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
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
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按山啟不疑當卽指此謂梁不
疑復生今日滅此李肩諸人也

白帖雋字後人妄增雋不疑在
西漢爲京兆尹非河南尹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初

記十

議郎許允宜參充廣漢太守選通典二
十九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
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
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
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
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
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

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忿忿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歛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

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

年冬死

魏志夏侯
左傳注

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曰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

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
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
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
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
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
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
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
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
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
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

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
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
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
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
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
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
嗣追封子孫而已同上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引
郭子云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收之允婦誠允
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
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
不稱職臣宜受其罪皆官得其人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遽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

魏志夏侯玄傳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大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

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八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狗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

魏志夏侯賢傳注世說新語賢媛

篇注引云奇字子大

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

內史平原太守

同上

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

世說新語賢媛篇注

晉書武帝紀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允子奇為太常

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
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
論稱其夷曠

晉諸公贊曰許奇字子泰爲尚書左丞有準繩操

初學記十
二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太平御覽二百十三引同均
無字子泰三字書抄末句有也字御覽操上多有節二字

臣欲以郗詵爲溫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郗喪母不時葬
遂于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吏選之詔曰君爲管
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通典二
十三

晉書本傳云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
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

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

衛瓘請議郗詵假葬除服表云前太子洗馬濟陰郗詵
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
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
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
者今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

通典一
百三

魏舒與山濤書云郗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
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緇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
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閔
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
葬不時間嘗爲舒口語其事灼然無所復疑

同上

郗詵自理表云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留此此方下溼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

愉忠篤有智意

魏志蘇則傳注世說新語品藻篇注引篤作義按愉蘇愉也

魏志蘇則傳則薨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

中為尚書

晉百官名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

魏志蘇則傳注又世說

新語品藻篇注引云愉字休豫則次子

肇有才能

魏志田豫傳注按肇楊暨子楊肇也

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

文選懷舊賦注驍騎府君之

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

文選楊州詠注

君誕保靈和繼期載

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眾邦黨

服其義而搢紳慕其風

藝文類聚五十一

嘉平初除軹令

文選楊州詠注選治書侍御史

同兼統大理之任除野王典農中

郎將

同于時文后麻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

咸事俊父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

藝文類聚五十一又文選楊州詠注

作爲五等初建封東武子

文選注

皇祖之始典戎武術

同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

同

領東莞相荊州刺史

同加折衝將軍

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

道窮因乃撫然迴慮殿其眾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

藝文類聚

五十肇堯天子愍焉

崇而天下服其勇世主思其忠

文選誄注又略見懷舊賦注

遣謁者祠以少牢諡曰戴侯
潘安仁楊荊州誄曰維咸甯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致事以和周賴尙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瓜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乎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躋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臬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

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揚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海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以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讐釁席卷南極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乎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

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尹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倉悴赴者內哀路人增欷嗚乎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乎哀哉

文選五十六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

先領軍將軍

文選五十六楊荊州誄注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又曰肇生潭字道

元大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

文選十六潘安仁懷舊賦注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女適任護又曰任護字子

威奉車都尉

文選十六潘安
仁寡婦賦注

劉曄傳暨字休先熒陽人暨子肇晉荊州刺史

魏志田
豫傳注

吳志步騭傳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

闡

吳志陸抗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

晉書武帝紀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

晉書羊祜傳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

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

攻抗不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

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

入險兵少糧懸眾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

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

詔清白有誠

魏志胡質傳注按
詔武周第二子詔也

山舉之為太子

武韶字叔夏見晉書武陔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

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

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

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高下以

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其言語觀其

舉動出語周曰君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

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

也韶歷官吏部郎終於散騎常侍

魏志胡質傳注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

同韶誤作欵又見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二

晉書國士忠元夏器量氣對齊神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道遙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

通典十九

覺其老少却同縣隱公榮各映人嘗哉周

附錄

夏烈武二策隨其管懸魚貝辭並育器聖艱朕

晉書胡毋輔之傳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惺字茂中山濤舉之為太子右衛率稱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採貞侍衛之美者

御覽

二百四十七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密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

勳

文選五十六潘安仁楊仲武誄注

山公佚事

梁祚魏國統曰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

宗長見者箕踞斂衽初學記十七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為州郡辟河

南從事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任事清明

潔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物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又三十六引云山濤為吏部

郎文帝與書曰足下為事清明

魏氏春秋曰晉山濤為吏部郎清貧文帝賜金錢二百萬

絲百斤穀百斛白帖七十二引無書名據此條上一條引是魏氏春秋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

有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
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及山
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
非湯武魏志王粲傳注 又文選四十三嵇叔夜與山巨
源絕交書注引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
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
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晉書嵇康傳云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
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
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
與濤書告絕

世說新語棲逸篇云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舉書告
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竝

與山絕世說新語
棲逸篇注

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

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志長而見羈雖飾以金

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太平御覽三
百五十八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

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

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

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

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

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知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使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

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翮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昔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文選四十三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畱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

初學記十八太平御覽四百

九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嘗謂我識度勝太平御覽四百四十四又藝文類聚二十引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說新語賢媛篇云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為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箸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

獨保浩然之度世說新語賢媛篇注安東平人與嵇山意又足

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

三公不識卿堪為夫人不耳同上

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陳畱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畱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嘗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水經清水酈注云魏步兵校尉陳畱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魏志王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魏志王

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文選十六向子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冀州刺史冀州舊名剋俗累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五

加原本北堂書抄引作舊名剋略俗無人士無旌命以下五句

王隱晉書山濤傳云為冀州刺史裴秀與山濤書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原本北堂書抄七十二

王晉書山濤于冀州轉為北中郎將以守鄴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一

晉書文帝紀咸熙元年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馬鎮於鄴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為吏部尙書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藝文類聚四十八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引陰作闇奏上缺公字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引曰山濤遭母喪歸鄉濤雖年老居喪過

禮手板松柏事類賦二十四引曰
山濤年老居母喪過禮手植松柏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始六年詔曰議郎山濤至性簡靜凌

虛篤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以濤為吏部尚書原本北
堂書抄

十六

晉書云山濤轉尚書表辭才下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

良圖委以老成也初學
記十

王隱晉書山濤為吏部居選職周徧百官舉無失才原本
北堂

書抄三
十三

傅暢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吏部尚書官人稱允原本北堂
書抄三十

六又六十引同
白帖七十
二引曰山吏部官人稱允

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

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新語
政事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同上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

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藝文類聚四十八太平
御覽二百十九
初學

記十二引作戴
逵竹林七賢論

王晉書山濤為少傅詔曰濤秉德冲素思心潛通清虛履

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宮宜兼督朝事也原本北堂
書抄六十

五

王晉書山濤轉少傅年已七十表疾求退不聽尋講武於

宣武場同上

王隱晉書云山濤為太子少傅講武於宣武場有詔濤乘

步輦

原本北堂書抄一百四十四

倂事

世說新語識鑒篇云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三月辛酉以尙書右僕射山濤爲尙書左僕射

晉起居注云太康元年詔曰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尙書僕射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

美遷爲左僕射

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九

王隱晉書太康詔舊置左僕射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

僕射

同上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僕射

藝文類聚

四十

王晉書山濤年七十表疾求退帝手詔不聽遷尙書右僕

射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齊職儀曰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藝文類聚

世說新語政事篇云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

時任

快事

晉書武帝紀太康三年冬十二月甲申山濤爲司徒尙書

令濤祿諸如建武山公以器重賻聖平制十餘賦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出而往歸家

左丞白袞又奏濤違詔詔杖袞五十

太平御覽六百五十四原本北堂書抄四十五引出而往歸家作濤

出遂歸家袞下無又字

王晉書山濤以左僕射爲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

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

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二

晉書荀勗傳云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膺並薨太子太傅又

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揚珽參輔東宮必當

仰體聖意尙書令衛瓘吏部尙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

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

晉書武帝紀太康四年春正月戊午司徒山濤薨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寃

勾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

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

那得此快人耶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鑿共

傳宿濤夜起踰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

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

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累遷吏部尙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

世說新語政事篇注 晉書后妃列傳云宣穆張皇后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

姑也

晉書魏舒傳云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
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
射領吏部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
有頃即真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之煩文選三十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

斗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山濤表云給山濤母米酒原本北堂書抄十九

晉武帝與山濤書兼致魚鹽一斗白帖十六

世說新語言語篇云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

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世說新語賞譽篇云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

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

往與其旨合

又云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永甯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欵起皆如濤言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滄深慎嘿又曰山濤莫見其際

文選五十八王仲宣褚淵碑文注

世說新語識鑒篇注

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晦晦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

新語識
鑒篇注

晉書王戎傳云戎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

世說新語
品藻篇注

晉書裴秀傳云楷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

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卜

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楊光以見燭

文選二
十四

梁昭明詠山濤詩云山公弘識量早廁竹林歡幸來值英

主身遊廊廟端位隆五教職才周五品官爲君翻已易居

臣良不難

梁昭明
太子集

晉書李熹傳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尙書山濤中山王

睦故尙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制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而不問也

戴逵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

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眾人莫不受濤不欲為異乃受之
命內閣懸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驗眾官令吏至
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三

又八百十四

晉書孫楚附傳綽字興公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
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

矣

王隱晉書云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

見默語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三

晉書云山公與濤同朝林濤幸來命英

晉書鄭袤附傳默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

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
整皆此類也

晉書王湛傳武帝以湛為癡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

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

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稽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

白帖十八

晉書王戎附傳衍字夷甫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

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

非此人也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誠宜

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眾望也

藝文類聚四十九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引曰下有太子二字古作之無想
悉在尊意五字又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引云太子中庶
子侍接左右誠宜得
篤粹有行檢之人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洗馬今之稱選前後典文書才義

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欲

也同上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舍人今之清選也同上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藝文類聚二十

六

山公啟事隋志三卷今佚其散見諸書者葉吏部師悉輯

錄之復命肇隅補證其事蹟然後是書可得而覽焉夫西

晉吏部之職重矣哉觀山公所啟者上而尚書黃散下而

郡守縣令未嘗不得其人竊歎其有過人之識而所以舉

其職者良不易也當其時晉祚新建天下草創人才之進

退羣屏息企踵而聽命於吏部而武帝長治之策未立游

宴之欲已侈楊賈之黨勢傾內外雖有忠直之臣慮無能

有為者山公以藐然孑立之身支柱其間前後十餘年其

舉廢大柄一無所假借而卒能上結主知彼族不得而中

傷之此其故何也夫風紀之司耳目所寄也非有公天下

之心必無以拔天下之士山公器量受知於景文之世而

發

發

發

武帝信之朝廷方慮其解組懸車退修初服使易一人爲之將有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者山公乃因言聽計從之時直據其甄拔幽隱之志武帝既傾心以任山公山公復盡心以事武帝則小人雖睥睨於左右亦安能閒無疑之君臣乎且夫李膺羊祜杜預此數公者勲業著當代名譽垂後世其事蹟赫然史冊也卽如舉郗詵爲溫令始亦有異同之議及至剖辨明析國之老成人無復疑慮若陸亮補吏部朝廷故與公立異未幾亮竟以私被黜此足見山公久於其職誠有以感九重而折同列矣世之樹黨援者接引其私人而避嫌疑者更屏黜其親故山公爲吏部郎既舉嵇康許允後爲吏部尙書復舉康子紹允子

奇而紹與奇所自樹立者咸無負於山公則是無樹黨援之心又不必矜嫌疑之迹也傳曰祁奚舉其偏不爲黨若山公者亦晉之祁奚也已雖然其人與事非實核其本末則山公之識不著而後之竊位與營私者皆得藉爲口實也然則是書之輯豈獨存吏部之故事已哉原書無注賈弼之山公表注或別一書今采可考者載之其有不明引山啟而實公所啟者亦附錄於篇後云光緒庚子上巳日門人劉肇隅謹敘

武帝信之則廷方慮其解組懸車退修初服使易一人
之將有非其才而定授非所堪而虛任者山公乃因言
許從之時直據其直拔幽隱之志武帝既傾心以任山公
門人儼舉黜黜錄武帝則小人雖睥睨於左右亦安能
山公而實公視婦香衣胡綸飲識發注决辭與于士曰日
獨之山公委封矩阻一書令采何香香輝之其肯不問侍
西然傾景書之讀豈辭亦吏階之婦事曰婦取書無我實
願山公之蕭不善而對之蘇立與營味香習蘇蘇口實
出及香亦善之無矣也巨觀然其人與事非實然其本末
之亦又天必并無錄之也也軒曰漸矣舉其詞不為黨若
吾而辭與香祇自樹立香無負也山公限景無懈黨辨



